



# 晚明閩中詩學文獻的勘誤、搜佚與重建 ——以曹學佺生平、著作考述為例

許建崑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 摘要

一般明代文學史的論述，往往以「勳臣、台閣、東陽、七子、唐宋、公安、竟陵、子龍」為主軸，未能及於曹學佺，然則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明史·文苑傳》，已經注意到曹學佺與福建地區詩學的發展，足以啟發現今明代文學史的論述。

在蒐集文學史資料，全面解釋明代福建地區詩學活動之前，本文試圖先釐清晚明曹學佺的生卒年、祖先籍貫、娶妻、詩文集出版、歷代詩選等編選過程與卷數，做初步的探索。

同時也交代坊間可見的影刊本、影印本，以及嘗試電子檢索的可行性。期望未來的晚明福建詩學與曹學佺研究，能夠開啓明代文化與詩學論述新起點。

**關鍵詞：**福建文學、唐詩傳承、地域文學、生平考、著述考



**Corrections, Searches, and  
Re-construction of Fujian Poet  
— — For Example From Cao Xuequan's  
Biographical Data and Writing**

**Hsu, Chien-kun**

Associate Professor ,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Abstract**

Histories of Ming Dynasty Literature often focus on important officials, major literary figures ( Li Dongyang, the Seven Scholars, Chen Zilong ), styles ( Taige, Tang-Song ), and schools ( Gong'an, Jingling ) , and neglect Cao Xuequan. However, Qian Qianyi's *Biographies of Poets in Historical Anthologies* and 「 Biographies in the Literary Garden 」 in *The Ming History* already paid attention to Cao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oetry in the Fujian region.

Before a thorough study can be done on Cao's biography, writing, literature, and thoughts, this article makes initial investigations into confusing issues still being debated in the



current academic circle. Such issues include Cao's years of birth and death, location of his ancestral residence, his marriage, publications of his anthologies of poems and essays, editorial process and volumes of historical anthologies of poetry, etc.

This article also covers published and unpublished photocopies as well as electronic searches of Cao's data.

**Keywords:** Fujian Literature, Transmission of Tang Dynasty Poetry, Local Literature, Cao Xuequan's Biography and Writing



## 一、《明史·文苑傳》對閩派詩學的敘述

一般明代文學史的論述，多半沿承《明史·文苑傳》，以開國勳臣宋濂、王禕、方孝孺、高啓、劉基等詩文為先鋒。永樂、宣德以來，台閣敷廓，而李東陽代起。及李夢陽、何景明、李攀龍、王世貞輩出，史稱前後七子，以復古為文風主流。此期間，王、唐、歸、茅續出，以唐宋文為皈依；而徐渭、湯顯祖、袁宏道、鍾惺之屬，亦各爭鳴一時。至於天啓、崇禎時，錢謙益、艾南英準北宋之矩矱，張溥、陳子龍擷東漢之芳華，另成變化<sup>1</sup>。

要認識明代文學的發展，抓住「勳臣、台閣、東陽、七子、唐宋、公安、竟陵、子龍」的主軸，似乎就夠了。然則仔細閱讀〈文苑傳〉，不僅載錄了歷朝各文學家傳記，也涉及詩文、思想文化、書畫藝術的發展成果，還暗藏著越、吳、閩、嶺南、江右等五區域的文學發展脈絡<sup>2</sup>。

福建地區文學史的發展，〈文苑傳〉第二卷開端，即標舉洪武年間林鴻為首，包含鄭定、王褒、唐泰、高棅、王恭、陳亮、王偁、周玄、黃玄的閩中十子，也交代以能詩為名的林鴻弟子趙迪、林敏、陳仲弘、鄭關、林伯璟、張友謙等六人。此卷卷尾又標舉弘治、正德年間鄭善夫的詩文成就。並云：

閩中詩文，自林鴻、高棅後，閱百餘年，善夫繼之。迨萬曆中年，曹學佺、徐[火勃]<sup>3</sup>輩繼起，謝肇淛、鄧原岳和之，風雅復振焉。<sup>4</sup>

<sup>1</sup> 《明史·文苑傳一》，台北：藝文印書館，影清乾隆武英殿刊本，卷 285，頁 1（總 3135 上）。

<sup>2</sup> 明胡應麟《詩藪》續編一，國朝上，崇禎五年吳國琦水香閣刊本，頁 2：分國初詩派有五：吳、越、閩、嶺南、江右。龔顯宗承此說，見《明初詩文論研究》，台北：華正書局，1985 年。

<sup>3</sup> 徐渤，名應為火字偏旁，因為造字後網路傳遞困難，以下均以其字



以下第三、四卷，各自載述嘉靖年間莆田柯維騏、晉江王慎中，以及萬曆、崇禎間的曹學佺，並及同邑後人曾異。曹學佺的羽翼者閩縣徐興公、其兄徐燿、謝肇淛、鄧原岳，已見載於卷二之中。閩中詩學香火的傳遞者，當為林鴻、高棅、鄭善夫，而曹學佺、徐興公為閩派詩學的總其成者，應可為確論。

## 二、曹學佺在晚明文學史上的地位

然則閩中詩學，是否繼唐詩之餘脈，又能總結明代詩學的流變？一般文學史並沒有明顯的論述。學者王忠閣〈關於明初閩中詩派的幾個問題〉、鄭禮炬〈閩中詩派對明代翰林詩歌創作的影響——以王褒為例分析其館閣風格〉<sup>5</sup>，都根據《明史·文苑傳》的論述，認為李夢陽、何景明等摹擬盛唐，名為崛起，都是沿承高棅《唐詩品彙》擊畫的詩學途徑。《四庫提要》對此書評論，也說：

平心而論，唐音之流為膚廓者，此書實啓其弊；唐音之不絕於後世者，亦此書實衍其傳。功過並存，不能互掩。後來過毀、過譽，皆門戶之見，非公論也<sup>6</sup>。

高棅所編選的《唐詩品彙》不僅成為明代館閣文學創作所遵循的圭臬，而且啓發了前七子模擬盛唐的復古運動，實可謂影響了有明一代的詩歌創作。莫立民先生〈明朝閩中詩群名家點將錄兼說明朝閩地詩歌文化世家〉，亦云：

---

「興公」代稱。

<sup>4</sup> 《明史·文苑二》，台北：藝文印書館，影清乾隆武英殿刊本，卷285，頁20（總3137下）。

<sup>5</sup> 王文見《河南社會科學學報》2001年9卷4期；鄭文見《閩江學院學報》2007年28卷6期。

<sup>6</sup> 〈唐詩品彙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台北：漢京，1981年12月，集部·總集四，頁1068左下。



在明代詩歌發展史上，閩中詩群始終是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中林鴻、高棅、鄭善夫、謝肇淛、曹學佺尤稱名家。林鴻首倡閩中宗唐詩風，高棅則為明初首屈一指的唐詩專家。明中葉鄭善夫推崇杜詩，執閩中詩壇牛耳。晚明謝肇淛、曹學佺則標舉中晚唐妙悟詩風。閩中詩群始終以宗唐為旨歸。<sup>7</sup>

顯而可見，謝肇淛、曹學佺為「唐詩」的傳承人，殆無疑義。然則，曹學佺對於晚明詩學活動的振興，有更進一步的成績。錢謙益論明代南京的文學發展，至萬曆年間有兩次盛況，曹學佺便是推上高峰的重要人物。《列朝詩集小傳》中云：

萬曆初年，陳寧鄉芹，解組石城，卜居笛步，置驛邀賓，復修清溪之社。於是在衡、仲交，以舊老而蒞盟；幼于、百穀，以勝流而至止。厥後軒車紛遯，唱和頻繁。雖辭章未嫻大雅，而盤遊無已太康。此金陵之再盛也。其後二十餘年，閩人曹學佺能始迴翔棘寺，遊宴冶城，賓朋過從，名勝延眺；縉紳則臧晉叔、陳德遠為眉目，布衣則吳非熊、吳允兆、柳陳父、盛太古為領袖。臺城懷古，爰為憑弔之篇；新亭送客，亦有傷離之作。筆墨橫飛，篇帙騰湧。此金陵之極盛也<sup>8</sup>。

陳芹，字子野，嘉靖年間謁選為崇仁教諭，陞奉新知縣，調寧鄉，謝病歸。居家十五年，於桃葉渡、淮清橋之間，建造邀笛閣，結清溪社<sup>9</sup>，金鑾、盛時泰、張獻翼、王稚登與會，詩風大勝。而二十餘年之後，曹學佺繼起，與臧懋循、陳邦瞻、吳兆、

<sup>7</sup> 莫文見《漳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3期，總第52期。

<sup>8</sup>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台北：世界書局，1965年再版，丁集上，頁462。

<sup>9</sup> 顧起元〈金陵六十詠〉第三十八人，見《懶真草堂集》，台北：文海，影明萬曆42年刊本，卷1，頁27；另見無名氏〈寧鄉縣知縣陳芹傳〉，《國朝獻徵錄》卷89，頁83，萬曆44年曼山館刊本。



吳孟暘、柳應芳、盛鳴世等人唱和，蔚為氣候，並集眾人與會作品刊刻為《金陵詩集》<sup>10</sup>。

至於曹學佺在福建參與的詩社活動，紀錄可觀。萬曆卅一年（1603）曹學佺返鄉省親，參加鄉賢趙世顯的芝社，以及長泰地區的霞中社。萬曆四一年（1613），曹學佺主動發起石君社。兩年後，再創石倉社。崇禎四年（1631），曹學佺解職歸田，與徐興公等人結西峰社，詩酒雅會，分題拈韻，品評詩文。爾後連續創立浮山堂社、間風樓詩社、洪江社、三山省社，儼然成為福建地區詩學的主盟者。

作為明代文學研究，尤其是詩史、文學批評史的發展，曹學佺與其所代表的詩社、詩論，不應該被忽略。

### 三、明清易代，曹學佺資料的散佚

由於明清鼎革之際，曹學佺殉國，家產、書籍都被充公，家人沒有辦法為他整理一生的著述。徐興公次子延壽為作〈挽章〉曰：「其田舍書籍皆入官，子孫皆繫獄。」清順治十二年（1655）福建巡撫佟國器開始為曹學佺整理遺作，編成《西峰字說》一書，並說：「能始歿，家業隳，著述佚於兵燹者過半矣。」至於書版藏於石倉者，又遭海寇焚掠，片簡無存，收集起來更加困難。乾隆十九年（1754），學佺曾孫岱華蒐集舊稿，編成《詩稿》33卷，奉天府丞陳治滋為重刻撰序。根據《明史·藝文志》所載，描述曹家所藏書版應有著書共16部，凡1277卷。而海內藏書家藏書籍，唯《天下名勝志》198卷、《十二代詩選》888卷。至於詩文集有100卷，家中「文集尚少三分之一」，並未見全本<sup>11</sup>。

<sup>10</sup>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台北：世界書局，1965年再版，丁集上，頁459。

<sup>11</sup> 陳治滋〈重刻曹石倉先生詩集序〉，曹岱華清重刻《石倉詩稿》，乾隆19年（1754）孟冬，頁2。



方寶川指出兵燹、海盜、籍沒官府之外，第四個原因是乾隆卅八年（1773）大規模編纂《四庫全書》，曹學佺的詩文別集被列為禁毀書籍而橫遭劫難。文大多散逸，涉及敘述滿人（遼東）議題的文章，也被刪銷，因此今日已難窺軼全貌<sup>12</sup>。

要研究晚明文學，必須重新考察曹學佺為首的閩地詩社活動，也必須收集並確立曹學佺的生平事蹟與著述；這是撰寫本文最大的動機。

## 四、曹學佺生平資料校訂

曹學佺生平論述，除了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朱彝尊《明詩綜》以及《明史·文苑傳》可以見及的傳略文字之外，一般人皆依賴學佺幼子孟善所撰述的〈行狀〉<sup>13</sup>。鄭杰輯、郭柏蒼補編《全閩明詩傳》卷34亦載學佺小傳，道光年間出版，屬於簡傳性質，又為晚近資料，參考價值較弱。茲就目前已發現生卒、籍貫、娶妻三個的疑點，加以討論。

（一）生卒年：生於萬曆二年（1574），西曆紀年則屬1575年。卒於南明隆武二年，西元1646年。

<sup>12</sup> 方寶川〈曹學佺及其詩文別集述考〉，《曹學佺集》，上海：上海古籍影印福建師範大學藏本，書前，頁11。

<sup>13</sup> 曹孟善〈明殉節榮祿大夫太保禮部尚書雁澤先府君行述〉，手稿影印，收在《曹學佺集》，《福建叢書》第三輯之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附錄，頁5-26。





福建師範大學方寶川教授主編《福建叢書》，選入藏於該校的《曹學佺集》明末刻本，影印發行。書前撰有〈曹學佺及其詩文別集述考〉一文，根據郭柏蒼補編云，曹學佺生年 1574，卒年 1647，年七十四，為一般學者所接納。同校的陳慶元教授則撰文指出：「均沿《明史》年七十四而誤<sup>14</sup>」。

根據學佺詩作〈臘月十五日迎春，值予初度，及社，招夢東弟，共用春字七律〉（西峰上/43）、〈臘月望夜，社集陳泰始漱石山房看梅，值余初度，承諸公抬韻見存，余得蒸字〉（賜瑕），可知他的生日是 12 月 15 日。〈甲戌元旦紀事〉詩注云：「是歲閏八月，余以前甲戌閏十二月生。」（六一詩上/1）；則此臘月應為「閏臘月」方是。查萬年曆，萬曆二年甲戌確實有「閏臘月」。此年臘月望日，以西曆推算，當為 1575 年 1 月 26 日。

卒年南明隆武二年，亦即清順治三年丙戌 9 月 17 日清兵攻入福州城，次日清早上吊自殺。此年為西曆 1646 年，則無疑義。依照西曆算法，實歲應為七十二歲。曹學佺〈甲戌元旦紀事〉詩，收在《六一集》中，可知甲戌年自訂為六十一歲，推算殉國於丙戌年，應為七十三歲。陳慶元肯定為七十三歲，合乎實情。然則農曆傳統的計歲，生出即一歲，雖然十五天後即為新年，仍可再加一歲；學佺萬曆二年年底所生，萬曆三年則做兩歲。以此類推，才能合乎年譜紀年。

## （二）家世：先祖鐵馬公，安徽鳳陽人，隨太祖朱元璋入閩，定居侯官縣洪塘。

曹孟善〈行述〉云：「先世由鳳翔鐵馬公從前明太祖軍入閩遂家焉」；福師大方寶川先生所撰〈曹學佺及其詩文別集述考〉云：

<sup>14</sup> 陳慶元〈日本內閣文庫藏本曹學佺《石倉文集》初探〉，《中國古代文學文獻學國際學術引討會論文集》，南京：南京大學，頁 460。



「先世由陝西鳳陽於明初隨軍入閩」；陳超博士論文亦同<sup>15</sup>；李梅碩士論文則云：「陝西鳳翔」<sup>16</sup>。

鳳翔，疑爲鳳陽之誤。鳳翔，屬陝西，在西安、咸陽以西，今屬寶雞市鳳翔縣。太祖起兵之初，皆於江南作戰，未曾深入西北。根據《明史·太祖本紀》云：「（元璋）先世家沛，徙句容，再徙泗州。父世珍，始徙濠州之鍾離。——克葬鳳陽崗。——（元順帝至正）十二年（1352）春二月，定遠人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崖等起兵濠州。——（元璋）遂以閏三月甲戌朔入濠見子興。」則郭子興、朱元璋起兵之地爲濠州。濠州古爲淮夷之地，洪武七年（1374）改名鳳陽。方寶川所云「陝西鳳陽」，應以「安徽鳳陽」爲是。

至於「隨軍入閩」的時間爲何？〈太祖本紀〉卷一云：「至正二十年（1360）春二月，元福建行省參政袁天祿以福寧降」，應有軍隊入閩。《民國閩侯縣志·大事記》卷一云：「至正二十七年十一月，命湯和、廖永忠由海道取福州。湯和克福州。初，陳友定環福州城外，皆築壘爲備，留賴正孫、謝英、鄧益以眾二萬守福州。和、永忠等奄至。元平章曲出領眾出南門拒戰敗，退入城。參政袁仁密納款，益戰死，正孫、英、曲出等皆遁去。和入，撫輯軍民。」〈太祖本紀〉卷二又云：「洪武元年（1368）春正月——壬辰，胡廷瑞克建寧。庚子，鄧愈爲征戍將軍，略南陽以北州郡。湯和克延平，執元平章陳友定，福建平」，此次征戰底定福建。學佺先祖入閩時間，應介於1360-1368年之間。

<sup>15</sup> 陳超《曹學佺研究》，福建師範大學2007年博士論文，頁41。

<sup>16</sup> 李梅《曹學佺研究》，浙江大學2006年碩士論文，頁3。



### (三) 娶妻：所娶乃龔用卿之孫女。

〈行述〉云：「壬辰會試未第歸，始娶鼎元龔女。」方寶川亦云：「歸娶同里狀元龔用卿之女爲妻。<sup>17</sup>」按林庭機〈朝列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龔公用卿墓志〉：「公諱用卿，字鳴治，別號雲岡，其先由光州入閩遂佔籍焉。——嘉靖壬午（1522）以禮經魁，丙戌（1526）上春官，對策大廷，賜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辛丑（1541）擢南京國子監祭酒——尋以病乞歸。——己未（1559）倭夷寇吾福，避居建安者久之，未幾以微疾終，年六十四。<sup>18</sup>」龔用卿（1500-1563），字鳴治，號雲岡，福建懷安人。嘉靖五年（1526）進士第一，即〈行述〉中所稱「鼎元」也。授修撰，累擢南京國子祭酒，以病乞歸，年六十四卒。有《使鮮錄》、《雲岡集》及《詩餘》等<sup>19</sup>。可知龔用卿死於曹學佺出生之十一年前。

學佺有〈祭妻弟龔瑤圃文〉，云：「余岳父光祿公有男子八人、女子五人，俱長成而婚嫁——初，王父司成公艱子，而光祿公繼之，有子女如是多也，可以慰司成於九原。<sup>20</sup>」司成掌教育祭酒，即指擔任國子監祭酒的龔用卿；蔭一子，授光祿卿，居北京。學佺所娶乃「光祿公之女」，即「龔用卿之孫女」。學佺另一篇祭妻弟龔克向文，云：「余憶初上公車，入長安居停岳翁宦邸<sup>21</sup>」可

<sup>17</sup> 福師本《曹學佺集》，南京：江蘇古籍，影明末刊本，書首，頁2。

<sup>18</sup> 焦竑《國朝獻徵錄》卷74，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據萬曆44年影刊本，頁14。

<sup>19</sup> 《明人傳記資料索引》頁960、《福建通志》卷43、潘87。清鄭祖庚《福建省侯官縣鄉土志》云：字「明」治；應為「鳴」。

<sup>20</sup> 〈祭龔瑤圃六舅文〉，《六一集·碑銘》，頁24。

<sup>21</sup> 〈祭龔克向文〉，《石倉三稿》卷8，頁7。



知萬曆二十年（壬辰，1592）第一次在北京備考，借住光祿公龔氏官邸。引述〈行述〉文字者，不免有誤。

就以上生卒、籍貫、娶妻三條檢視，有明顯的問題存在，如果仔細探索年譜相關資料，想必還有許多等待更正的記載。

## 五、曹學佺著作搜佚

根據大陸國家圖書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查檢相關曹學佺著作共有 42 目之多<sup>22</sup>；日本公藏聯合書目中，有關「曹學佺」相關目錄更多，共有 237 目<sup>23</sup>。在這些目錄中，有同版複本、異版覆刻本、補刊本，也有曹學佺編輯、撰序之書，也有零散的集結本、單本，或者是後人編輯、偽託而成的書籍。未能一一經眼，很難判斷其中異同。目前只能依照前人藏書目錄所載，以及近人著述中論及，來加以整理。

曹學佺著作面向甚廣。在經學方面，有《易經通論》12 卷、《周易可說》7 卷、《書傳會衷》10 卷、《詩經剖疑》24 卷、《禮記明訓》27 卷、《春秋闡義》12 卷<sup>24</sup>。史學方面有《大明一統名勝志》208 卷、《蜀中廣記》108 卷<sup>25</sup>。至於曹學佺個人的詩

---

<sup>22</sup> 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係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北京大學數據分析研究中心聯合研製。扣除子目，仍有 28 條目。網址如下：<http://202.96.31.45/dirSearch.do?method=gaoJiQuery&goToPage=5&isSearch=false>

<sup>23</sup> 日本所藏中國古籍聯合書目，見 Kanseki Database, [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kanseki?record=data/FANAIKA\\_KU/tagged/4370037.dat&back=1](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kanseki?record=data/FANAIKA_KU/tagged/4370037.dat&back=1)

<sup>24</sup> 名為《書傳會要》、《書經折衷》、《詩經質疑》、《春秋義略》、《春秋傳刪》，以及號稱總集的《五經困學》、《五經可說》，是否為曹學佺親身編訂，有待日後考索。

<sup>25</sup> 名為《輿地名勝志》、《天下名勝志》，或書名上加「大明」兩字



文集、坊間爲他出版的《選集》，以及歷代詩選的編纂，都值得仔細推敲。以下先就這三個議題做初步考察。

### (一)《石倉詩文集》的考索

根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大陸現存的曹學佺詩文集，不含選集，有共有十種<sup>26</sup>。拜現代影印發行的便利，重要的刊本有12卷本、24卷本、福師本、詩稿本四種，已經影印出版；又於國家圖書館得日本內閣所藏《石倉全集》影印本（以下簡稱「內閣本」），卷帙最豐，得以相互校讐，以辨全貌。茲將所見五本影刊本的內容，排列對比如下：

版本目錄	內閣本	12卷本	24卷本	福師本	詩稿本
金陵初稿	第1冊	N	N	第1冊	卷1
金陵集卷上 甲辰、乙巳	石倉詩稿（標題下包含金陵集三卷） 第1冊	詩稿卷 3	N	第1冊 （丙午和丁未有錯頁）	卷2
金陵集卷上 中丙午					

者，疑非學佺自為。尚有拆解全書而單行的各地方《名勝志》，以及蜀中人、事、物的單集，則有待目擊。

<sup>26</sup>《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卷二十六〈明別集〉著錄。參照崔建英輯訂，賈衛民、李曉亞參訂《明代別集版本志》，北京：中華書局出版，2006年7月，頁625-628。僅有兩目不同。崔本後出，缺第二目，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刊本；第七目明末廿四卷本作十九卷本，不知何故。此兩本皆已影印發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所載為確。



晚明閩中詩學文獻的勘誤、搜佚與重建——以曹學佺生平、著作考述為例

金陵集卷中 下丁未	第 2 冊	N	N		
金陵集下丁未					
石倉文稿 卷一書序	第 3、4 冊	文稿卷 1	N		
石倉文稿 卷二贈序、 祭、銘	第 5、6 冊	文稿卷 2	N		
石倉文稿 卷三遊記	第 7 冊	文稿卷 3	N		
石倉文稿 卷四	第 8 冊	文稿卷 4	N		
石倉文稿 卷五		N	N		
石倉詩稿 夜光堂 (近稿)	第 9 冊	N	卷 19		
石倉文稿 夜光堂(文)		N	卷 20		
浮山(文)	第 10 冊	N	N		
森軒		N	卷 22 ( 缺 p5)		
聽泉閣近稿 戊午、己未	第 11 冊	N	卷 17		
石倉文稿 聽泉閣		N	卷 18		
森軒詩稿 辛酉	第 12 冊	N	卷 21		



林亭詩稿 壬戌	第 13 冊	N	N	N	卷 28
林亭文稿		N	N	N	N
福廬遊稿		N	N	第 1 冊	卷 24
錢塘看春詩		N	N	N	卷 10
遊太湖詩		N	N	N	卷 11
藤山看梅詩		N	N	N	卷 6
續游藤山詩		N	N	N	卷 7
潞河集	第 14 冊	N	N	N	卷 7
游房山詩		N	N	N	卷 5
浮山堂詩		N	N	第 1 冊	卷 23
芝社集 癸卯	第 15 冊	詩稿卷 7	卷 10	N	卷 12
武林稿 丙午		N (8.5 頁混入 詩稿卷 3)	卷 11	N	卷 18
苕上篇 辛丑		詩稿卷 6	N	N	卷 9
玉華篇 辛丑	第 16 冊	詩稿卷 5	N	N	卷 8
天柱篇 癸卯下		詩稿卷 8	卷 12	N	卷 13
春別篇 甲辰	第 17 冊	詩稿卷 1	N	N	卷 14
豫章遊稿		詩稿卷 2	N	N	卷 15
江上篇		詩稿卷 4	N	N	卷 16



晚明閩中詩學文獻的勘誤、搜佚與重建——以曹學佺生平、著作考述為例

掛劍篇	第 18 冊	N	N	N	卷 3
海色篇		N	N	N	卷 4
桂林集 (三卷)	第 19、 20 冊	N	N	N	卷 29
湘西紀行 (詩)	第 21、 22 冊	N	N	N	卷 22 (與 桂林集上 卷重複)
湘西紀行 (日記體) 湘西紀行 附錄		N	N	N	N
巴草 戊申	第 22 冊	N	卷 13	N	卷 19
蜀草	第 22、 23 冊	N	卷 14-16	N	卷 20
雪桂軒草 (稿) 兩河行稿	第 23 冊	N	N	N	卷 21
		N	N	N	N
石倉三稿 西峯集詩卷上	第 24 冊	N	卷 7	N	卷 23
西峯集詩卷中		N	卷 8	N	
西峯集詩卷下		第 25 冊	N	卷 9	
西峯集文卷上	第 26 冊	N	N	N	N
西峯集文卷中	第 27 冊	N	N	N	N
西峯集文卷下		N	N	N	N
更生篇	第 28 冊	N	N	N	卷 30
更生篇下		N	N	N	
賜環篇上		N	卷 23	N	卷 31





賜環篇下	第 29 冊	N	卷 24	N	N
石倉三稿 文卷 1--卷 19	第 30 冊 至 第 37 冊	N	N	N	N
石倉四稿 西峰六一艸 詩上	第 38 冊	N	卷 6	N	N
石倉四稿 西峰六一文 卷 1--卷 4	第 39 冊 第 40 冊	N	N	N	N
六二詩稿全	第 41 冊	N	N	N	N
西峰六二文 卷 1--卷 4	第 42 冊 第 43 冊	N	N	N	N
石倉四稿 六四詩集 丁丑	第 44 冊	N	卷 5	N	卷 33
石倉四稿 西峰六四文	第 45 冊	N	N	N	N
石倉五稿 六三詩草	第 46 冊	N	卷 1	N	N
石倉五稿 六三文	第 47 冊	N	卷 2	N	N
石倉五稿 六三文	第 48 冊	N	卷 3 卷 4	N	N
西峰六五詩	第 49 冊	N	N	N	N
西峰六五文 類	第 50 冊	N	N	N	N



晚明閩中詩學文獻的勘誤、搜佚與重建——以曹學佺生平、著作考述為例

石倉五稿 用六詩	第 51 冊	N	N	N	N
石倉五稿 西峰用六文稿	第 52 冊	N	N	N	N
石倉六稿 六七集詩	第 53 冊	N	N	N	N
石倉六稿 六七集文	第 54 冊	N	N	N	N
石倉六稿 西峰六八詩	第 55 冊	N	N	N	N
石倉六稿 六八集文	第 56 冊	N	N	N	N
石倉六稿 六九詩稿	第 57 冊	N	N	N	N
石倉六稿 六九集文	第 58 冊	N	N	N	N
石倉六稿 古希集詩	第 59 冊 第 60 冊	N	N	N	N
石倉六稿 古希文部	第 61 冊	N	N	N	N
古希說部		N	N	N	N
曹能始先生 小品	N	N	N	2 卷	N



## 1、《石倉全集》109卷本（簡稱「內閣本」）

日本內閣文庫所藏《石倉全集》，番號漢 17189，共 109 卷<sup>27</sup>，全書分 61 冊。書高 26 公分，寬 16.5 公分，首頁有「五忠理學世家」、「壽齋」二鈐印。原書題的編號是流水號，經內閣文庫館員，重新調整過。目前台北國家圖書館漢學中心有影印本，係委託日本高橋寫真株式會社製作，合裝為 30 本。在內閣文庫的目錄中，尚有四條卷數不完整的編目，卷次不多，應為零散本。

全書沒有連貫排列的卷數，作品的編排也無法完全依照寫作時間先後，大致是以《石倉詩稿·金陵集》三卷、《石倉文稿》五卷為開端；其次，收任職南京大理寺前的舊作，都是篇幅短小的詩集，顯然原來的詩集都是隨時、隨事、隨地而刻，最後才被收編一處。其中比較突兀的有二：一是《浮山堂》（1613），插在《房山》（1599）與《芝社》（1603）之間；二是《武林稿》（1606），插在《芝社》（1603）與《茗上》（1601）之間。接下來的詩文稿，

---

<sup>27</sup> 陳慶元曾在內閣文庫中閱讀《石倉全集》，他將「內閣」本的卷篇重新編號，將《金陵集丙午》、《金陵集丁未》視為同卷，又將《游藤山詩》、《續游藤山詩》合為一卷，反將《石倉文稿》卷一、卷二，各分為兩卷，全部合算為 109 卷，言與日人原亨光所云「一百又九卷」相吻合。〈日本內閣文庫藏本曹學佺《石倉全集》初探〉，《中國古代文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京大學主辦，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年1月，頁460-479。又台灣漢學研究中心資料庫羅列《石倉全集》兩條，一作61冊，一作88卷，均來自內閣文庫影印，其實是同一本。所謂88卷本，並未數算清楚，造成失誤。東京大學人文研究所於昭和四十年用東京內閣文庫藏崇禎中刊本景照，卷次亦凌亂，載錄21冊，疑為31冊方是。見日本

Kanseki Database

<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kanseki?record=data/FA019705/tagged/0522009.dat&back=1> (2010.06.20)



已經有按年而刻的特色，卻被先後區分為三稿（58-60歲）、四稿（61、62、64歲）、五稿（63、65、66歲）、六稿（67歲），顯然在刊刻前，試圖做整理的工夫。何以63歲作五稿，而64歲作四稿？令人不解，未能竟功。最後的〈古希集〉，是70歲以後的作品。

觀察書版，每半頁9行，每行18字，白口，是統一的。大部分版心下方有刻工名字簡寫，其中有鄭一、鄭二、鄭西、鄭利、魏憲等人，均為福建邵武工匠<sup>28</sup>。字體以歐體為主，少數則接近顏體。頁碼有跳頁以及整理的跡象，如《夜光》35、36頁為同頁，40、41頁為同頁，可能因版頁遺失，不得不兩號做同一頁，以便銜接。可以大膽的假設，曹學佺習慣將作品隨時隨地刊刻出版；這些小集子的木刻版被保留下來，以便將來整理全集時可以繼續使用，也沒有看到版式不同的刻版。內閣文庫所收的這套書，是個「百衲本」；曹學佺與他的家人並沒有統籌刊印全本的機會。正因為是「百衲本」，保留了曹學佺文集最原始的出版狀態。

## 2. 《曹大理集》八卷、《石倉文稿》四卷，明萬曆刻本。（簡稱「12卷」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框高200毫米，寬273毫米，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此版影印，收在《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1367冊。日本內閣文庫亦另存此目。

《曹大理集》八卷，實為詩集，各卷依次為《春別》（甲辰，1604）、《豫章》（1604）、《金陵》（甲辰、乙巳，1604-1605）、《江上》（1605）、《玉華》（辛丑，1601）、《苕上》（1601）、《芝社》（癸卯，1603）、《天柱》（1603）。檢核作品寫作時間與內容，這部詩

<sup>28</sup> 李國慶編纂《明代刊工姓名索引》，上海：上海古籍，1998年12月，頁91、278、279。



集試圖依照寫作時間順序排列，所以把《春別》排到前面，在《金陵》中試圖攙入同年寫作的《武林稿》24首，多出8.5頁的篇幅。核校《武林稿》有詩64首，共19.5頁，係學佺短期赴杭州、蘇州時的作品。編輯者可能集稿未全，試圖將半卷作品塞入《金陵集》中，但也可能是《武林稿》後半卷作品編輯時尚未寫出。此後，在編輯過程中，又發現比《春別》更早完成的《玉華》、《茗上》、《芝社》、《天柱》，因此編輯者「按時間順序排列作品」的企圖，又告失敗。至於內閣本等《金陵集》尚有丙午、丁未(1606-1607)兩卷作品，而此本闕如。可見此本沒有重新編定卷次，或有遺漏，也無法察覺。

《石倉文稿》有四卷，各卷內容依次為書序等33篇、碑傳墓銘等29篇、遊記等10篇、廟宇疏文21篇，合計93篇。與內閣本對照，四卷所收文章類型相同，唯篇數各少27、23、4、12篇，尚缺66篇。檢查所缺作品，有些是在1612年學佺調任四川右參政之後的作品<sup>29</sup>。第五卷書牘啓文，有21篇(含鄧遠游來信1篇)，此書全缺，全部是四川任內對僚屬舊友的書信。可以猜測，文集作四卷本，保留了南京為官前後(1601-1605)時期的作品；內閣本則攙入了四川任官時期的作品。可見這本書是學佺離開南京之前，試圖超越原先刊刻的《曹大理集》，雖然不夠理想，卻是他集結舊作而合版的第二次嘗試。

### 3. 《石倉集》二十四卷，明末刻本。(簡稱「24卷」本)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書。北京出版社《四庫全書禁燬書叢刊補編·集部》第80冊據此版影印發行。書首有莆田周嬰〈六三集小序〉、曹學佺〈自序〉，署崇禎丁丑(1637年)夏閏月、夏月撰述。

<sup>29</sup> 如〈修理成都五龍廟疏文〉：「歲壬子(1612)余再入蜀」，《石倉文稿》卷4，頁48，內閣本。可知內閣本補充了離南京入蜀的作品。



首標明「石倉五稿」，分四卷，有目次，依序為《六三詩》、《六三文——序上》、《六三文——序下》、《六三文——記傳碑銘》（1636）。其次為「石倉四稿」，一卷，只收《六四詩集·丁丑》（1637），前有目錄，版心作「石倉四稿西峰六四艸詩全」。

第三部分為「西峰集」，前有周嬰壬申（1632年）序，其次是《西峰六一艸》（1634）目錄，正文卷首有學佺小引，版心作「石倉四稿·西峰六一艸·詩上」，可知試圖歸入「石倉四稿」，標註「詩上」，卻不見「詩下」，是佚失、未刻，或衍誤？不得而知。

第四部分標題署「石倉三稿」，詩目錄有十四頁，分《西峯集詩》上、中、下三卷（1631-1633）。以下諸卷，卷前沒有目錄，而版面形式皆同於內閣本。分別為《芝社》（1603）、《武林》（1606）、《天柱》（1603）、《巴草》（1608）、《蜀草》三卷（1609）、《聽泉》兩卷（1618-1619）、《夜光》兩卷（1621）、《淼軒》兩卷（1621）、《賜環》兩卷（1630）。

從成書的樣貌來看，也是個拼湊本。何以用莆田周嬰的小序為首頁？可能是將書中收錄唯一的排版大方的序文，置於卷首，以充場面。以下排列的順序，稱五稿、四稿、三稿，何以倒行？內文也沒有嚴格按時間順序排列。三稿之後，又退到早年金陵前期、巴蜀任官時間，以及早期居家的作品。

可知此書主要收錄學佺 58 歲到 64 歲的著作，屬於中晚年期詩文，而以《西峰集》為主軸。至於攙入早年其他零散的作品，很可能是在倉卒之間，以仍然保留舊有的書版混合而編成。

#### 4. 《曹大理詩文集》，無卷數，明刻本。（簡稱「福師」本）

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由福建省文史研究館編選，並附有翠娛閣評選《曹能始先生小品》2 卷、曹孟喜〈曹石倉行述〉手抄本，由江蘇古籍出版社於 2003 年 5 月影印出版。分上下兩冊。



上冊爲詩集。卷首有南京吏部右侍郎葉向高序文。沒有目次。首《金陵初稿》，其次《石倉詩稿·金陵集·甲辰、乙巳》，第三《金陵集·卷中·丙午》，第四《金陵集·卷中·丁未》，第五《金陵集·丁未下》，第六《浮山堂集》，第七《夜光堂近稿》，最末《福廬遊稿》，頁首有葉向高序。詩集版式與刻工名字與內閣本均同，顯然爲同一版本。但丙午、丁未兩卷，版心俱作「金陵集·卷中」，因此福師本將兩卷的第7-8頁錯置。如果引述此文集者，作品繫年上都發生訛誤<sup>30</sup>。

下冊爲文集。附錄的《小品》與〈行述〉不論，此冊實收有《石倉文稿·卷二·贈序、祭、銘》、《夜光堂文稿》、《浮山稿》。《石倉文稿·卷二》版心挖去卷號，少數頁碼也被被竄改，但字體、版式與每頁刻工名字、字數，連同缺字、版面意外摺線，均與內閣本相同<sup>31</sup>。福師本僅選入《文稿》卷二，而剝去卷號，顯然蓄意做偽，掩飾殘缺其餘四卷的遺憾。卷中尚缺頁95，爲王思仁母親所寫〈書王安人傳後〉的前兩面；卻無端增加了〈淑人翁母壽文〉、〈祭徐鳴卿文〉、〈汪仲嘉傳〉三篇，11頁21面的篇幅，然則此三文又重複出現在後面的《浮山稿》中<sup>32</sup>。校對版式仍同，但版心被剝改，試圖刪除「浮山」，使融入「文稿卷帙」之中。後繼者不察，又將《浮山稿》收入集中，造成重複現象。

福師本以被剝的版本影印，該「剝版」後所留存「原版」的原始狀態，在「曹學佺全集」校勘工作上，反而提供了比照的證據。

<sup>30</sup> 以南京江蘇古籍影版的《曹學佺集》，新編頁碼168頁須接221頁，224頁再接回173頁。陳超、李梅的論文，均有因此繫年錯誤的現象。建議讀者割截改貼此四頁，否則容易誤讀。

<sup>31</sup> 如《夜光堂》版心廿五、二十六重複兩頁碼，此頁缺四字，內閣本、福師本均同。《文稿》卷二，頁89，〈別駕管元陽先生雙壽序〉，頁面有紙張油墨摺線，似有前後頁刷版的共同現象。

<sup>32</sup> 〈壽翁母文〉在江蘇古籍版頁701-708、頁811-818重出；〈祭鳴卿〉在頁709-714、頁853-858重出；〈汪仲嘉〉在頁719-724、819-824重出。





## 5. 《石倉詩稿》33卷，清乾隆19年（1754）曹岱華刻本。

北京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均藏有。北京出版社依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書影印出版，收在《四庫全書禁燬書叢刊》集部143冊。書前附有原書扉頁書影。總目錄前，有南京吏部右侍郎葉向高〈曹大理集序〉，還有奉天府府丞提督學政陳治滋此年〈重刻曹石倉先生詩集序〉，並附有《明史·文苑傳》中的〈曹學佺傳〉。接著有《石倉詩稿》總目錄。此書係依學佺原版覆刻，除了另立新名《石倉詩稿》，改為黑口，加入「曾孫岱華重梓」字樣之外，行數、每行字數、字體，均仿原版型態。全書的排列，仍以《初稿》、《金陵》為首，顯示學佺最早成名作品，其次收及《掛劍》、《海色》等16本小集子（1596-1606）等早期在北京任官時期、往訪福建家鄉，以及旅遊蘇杭湖嘉之作。以下為四川任官時期的《巴草》、《蜀草》（1608-1609），而後往返宦途、故鄉之間的《雪桂》（1612）、《湘西》、《浮山》（1613）、《福廬》、《聽泉》（1618-1619）、《夜光堂》、《森軒》（1612）、《桂林》（1623-1626）、《更生篇》（1627）、《賜環》（1630）、《西峰》（1631-1633）、《六四》（1637）。從各卷的排序來看，與寫作時間的先後順序來對照，仍有參差。

以詩稿而言，這個版本似為整齊，事實上還有四個問題：

- （1）缺收《兩河行稿》。
- （2）缺收《賜環集》下卷。內閣本中有上、下兩卷，詩稿本只存上卷。
- （3）多刻《湘西紀行（詩）》。內閣本第20冊《湘西紀行》上卷，是詩文相雜日記體劄記，抽出其中詩作與廣西任上詩作又合刊為《桂林集》三卷，以文類不同而同時收錄。詩稿本重刻時，曹岱華未察《湘西紀行》的詩作已經重複出現在





《桂林集》上卷，仍然單獨抽出《湘西紀行（詩）》，刻印為一卷。

- (4) 詩稿本為「避開遼事」而刪削詩作。如《金陵初稿》頁16，應為〈喜龍君御至自臨洮〉，此詩被剝去，而將此卷最後一首〈別同署〉移入此處。

從以上各版本的校勘比對，曹學佺早年出版自己的文集，多以「隨時隨地隨事」而刻的小集子為主，攜帶輕便，與詩友酬贈也最經濟便捷。《曹大理集》編刻之後，赴四川任官之時，曾有重編12卷本的打算，嘗試將為宦金陵時期的作品重新整理，未能竟功，新增的稿子也未曾以二稿相稱；24卷本，無金陵時期作品，似乎是學佺54歲之後編選《西峰集》，試圖合輯為三稿、四稿、五稿、六稿，以迄古希之稿。兩次的重新出版，實際上都沒有完成願想。因為舊稿過於零散，刊刻卷帙極不整齊，又捨不得開雕新版，最終都失敗了。乾隆時期的詩稿本33卷，是曹岱華依照曹學佺的舊版型式覆刻而成，除加入編者名姓，其餘均按《金陵集》以來原先的字體與版式來刊刻。可能是為了避免清政府在遼東議題文字上的箝制，僅選擇蒐集舊有詩作，放棄了文章的重刻，雖然方便讀者重新閱讀學佺詩作，卻無法保有全璧。福師本，雖然得自光緒翰林侍讀陳寶琛的舊藏，刻版也屬於明末舊版，但因為散落人間，為書商輾轉所得，面目已非，不得已以剝版更動卷頁碼的方式，來得到出版的機會。

而內閣本蒐集詩文109卷，拼合了早期的《曹大理集》、12卷本、24卷本，還有集眾版所缺，如《林亭文稿》、《兩河行稿》等51卷。但此書仍然依照舊書拼合，在時間的排序上，還是有瑕疵。如果要得到一本完整的《曹學佺全集》，應該區分為詩體、文體各類，依照作品繫年重新排列，集子有「附錄文字」的情形，也應該按寫作時間順序重新歸建。如《湘西紀行》卷下附錄，有閩史誌、鹽政、郵政、賦稅、海防、倭患、紅夷、山寇諸文字，



應該歸到「條議類」為佳；《更生》卷下，學佺自云收金陵時期舊稿，自然應移入《金陵集》中方是。

## （二）兩本曹學佺選集的探討

坊間尚可見到有關曹學佺的兩本選集，因為是選集本，沒有列入上節的討論中。從這兩本選集中，可以證明曹學佺作品在當時被讀者與出版商接受的情形，所以在此處敘述。

1. 《曹能始先生小品》2卷，收在《翠娛閣評選皇明小品十六家》32卷本之中，明陸雲龍編選，參與選評者尚有何偉然、丁允和、梅羹、陸府治、陶良棟、陳燮明、陳家肇、江之淮、金汝棟等人，崇禎六年（1633）崢霄館刻本<sup>33</sup>。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本。其他收藏單位十餘處，但卷帙多半不全。十六家分別為：徐渭、屠隆、袁宏道、湯顯祖、虞淳熙、袁中道、鍾惺、文翔鳳、李維楨、黃汝亨、張鼐、陳仁錫、董其昌、陳繼儒、王思仁、曹學佺。曹學佺為第十六家，從名單上來看，應是那時候的「現代名家文選」。此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已於1996年2月鉛字排印出版，改名為《明人小品十六家》。

此曹學佺小品選集，開端有崇禎壬申年（1632）陸雲龍〈題詞〉。書每半頁九行十九字。版心題為「曹能始集」。全書收有「序、引、記、碑、文、傳、啓、書、疏、墓誌銘、祭、跋」等十二種文體，合計文稿38篇<sup>34</sup>。從體式上觀察，應該是提供讀者撰寫「應用文書」的典範。

<sup>33</sup> 陸雲龍，號孤憤生，浙江錢塘人，萬曆、崇禎間出版商。翠娛閣、崢霄館均為陸氏出版堂號。

<sup>34</sup> 福師本第二冊所收錄文稿，與此選集中《陳道掌日箋序》等13篇重複。本選集僅38篇稿，可見選錄此小品集並非智舉。



2. 《曹能始詩》6卷，收在《八大家詩選》中，明人夏雲鼎崇禎6年（1633）原輯，清故宮舊藏，現存於台北故宮<sup>35</sup>。原書僅存29卷，分別為《陳仲醇詩》7卷、《曹能始詩》6卷、《譚友夏詩》7卷、《楊龍友詩》5卷、《季叔房詩》4卷。此書載錄時，稱《明刻本八大家詩選》，或《前八大家詩選》，均為清人所加。核對清康熙21年（1682）季正爵刻本，改名為《前八大家詩選》，前有康熙22年倪粲序、崇禎6年夏雲鼎舊序、康熙21年季正爵重刻序。北京出版社據遼寧圖書館藏本已影印出版，收在2000年編纂《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38冊之中。所選八家，即為董其昌8卷、陳繼儒7卷、王思任8卷、曹學佺6卷、李明睿7卷、譚元春8卷、楊文驄5卷、季孟蓮8卷，共45卷。康熙版以八家之集各作1卷，因此改稱8卷本，曹學佺排於第四位，卷帙改稱卷4之1卷至卷4之6，內容並無變動。

曹學佺詩共收五古79首、七古11首、五律144首、七律59首、五排21首、七絕32首，共計348首<sup>36</sup>。全書前端尚交代學佺之詩選自：《夜光》、《武林》、《金陵》、《湘西》、《桂林》、《石倉詩稿》、《大理集》、《西園雜詠》等8部。這前七部集子，最晚成稿的是《桂林》，也就是說選家所用文本在天啓六年（1626）之前。至於最後一部的《西園雜詠》，疑似誤植，也可能是學佺失散之集。

這兩部詩文選集本，前者因福師本的選錄，而為學者所注意；後者為故宮殘本，眉目模糊，雖然康熙年間季正爵重刻本已影印出版，缺乏「子目」可查，因此尚未引起學者注意。這兩部選集

<sup>35</sup> 《國立故宮博物院善本舊籍總目》，下冊，頁1215。可查  
<http://npmhost.npm.gov.tw/ttscgi>

<sup>36</sup> 五古目錄有81首，內文缺詩作2首，實為79首；七古目錄有12首，其中〈馬市歌為陳道源作〉有目無詩，實為11首；五排目錄有19首，〈遊壘綵巖〉、〈竺都閭招遊華景洞〉兩篇，有詩無目，實為21首。



刊刻的時間，均落在崇禎 5 年、6 年之間，曹學佺當時為 59 歲、60 歲，正要進入「石倉六稿」的寫作密集期，可見學佺在當時的聲名與著述，不因去官返鄉悠游山林，而被文壇所忽略。

### (三)《石倉十二代詩選》的考索

學佺對詩學傳承的熱情，從《石倉十二代詩選》的編輯可見一斑。這部書的規模，目前還沒有人可說清楚。根據《明史·藝文志》最早的記載，全書 888 卷，分別為：

《古詩》13 卷、《唐詩》110 卷、《宋詩》107 卷、《元詩》50 卷、《明詩一集》86 卷、《二集》140 卷、《三集》100 卷、《四集》132 卷、《五集》52 卷、《六集》100 卷<sup>37</sup>。

所謂十二代，係指《古詩》中的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八個朝代，再加唐、宋、元、明四個朝代，因此名為《十二代詩選》。乾隆 38 年（1773）起編纂的《四庫全書》，僅收錄至《明詩次集》，《三集》之後闕如，得 506 卷。禮親王昭槤（1776-1833），為努爾哈赤七世孫，曾云：《千頃堂書目》尚收明詩三、四、五、六集，凡 384 卷。而家藏則有 1743 卷，較四庫多出千餘卷。禮親王藏書之中，三至八集，共 585 卷。九集以下，以「冊」區分，無法估算。自云：

九集後不分卷，以冊代卷，其曰三四續、四五續，義例難通，而雕鏤完好，印刷清楚，自是閩中初搨精本，法時帆祭酒頗加賞鑑，以為近世難覓之本。為七集、八集中數卷為王功偉明經攜去，以致遺佚不復得為全豹，殊甚扼腕也<sup>38</sup>。

<sup>37</sup> 《明史·藝文志四》，台北：藝文，影清乾隆武英殿刊本，卷 99，頁 19（總 1083）。

<sup>38</sup> （清）昭槤《嘯亭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 12 月，卷 8，



禮親王所言，該書有「義例難通」之缺失，卻又「雕鏤完好，印刷清楚」，為「閩中初搨精本」，在褒貶之間！清人顧修《彙刻書目》，錄有《石倉歷代詩選》一目，收《明詩六集》之前諸書，合790卷<sup>39</sup>。並附按語，云：

按《嘯亭雜錄》在禮邸所藏鈔本尙有《明詩七集》100卷、《八集》101卷、《九集》11冊、《十集》4冊、《續集》10冊、《再續集》9冊、《三續集》5冊、《四續集》4冊、《五續集》1冊、《又五續集》3冊、《六續集》1冊、《南直集》8冊、《浙集》8冊、《閩集》8冊、《社集》10冊、《楚集》4冊、《川集》1冊、《江西集》1冊、《陝西集》1冊、《河南集》1冊。咸豐辛酉（1861年）其書散出，曾於都門都門外文貴書肆借閱一過，乃曹氏底冊也。鈔自眾手，龐雜無緒，今不知轉歸何所？<sup>40</sup>

既云「鈔自眾手，龐雜無緒」，顯然對禮親王所謂的「精搨本」有所質疑；然則顧修真正看見禮親王的本子嗎？這裡頭會不會混入了後人的補輯之作？

1930年慈溪馮貞群在上海圖書館所藏的《石倉十二代詩選》書上題跋，與禮親王書目比對，多出《四續集》4冊、《六續集》4冊，而少去《三四、四五續集》1冊，他還說：「搜羅浩博，明人別集散佚賴此以傳者尙復不少<sup>41</sup>」，肯定了此書編選的價值。抗戰初期，鄭振鐸從徐紹樵、葉銘三等處收集《石倉十二代詩選》

---

頁246-247。

<sup>39</sup> 其中《明詩次集》作40卷，少100卷，疑手誤；《五集》缺2卷。餘與《明史·藝文志四》，台北：藝文，影武英殿刊本，卷99，頁19（總1083），所載相同。

<sup>40</sup> （清）顧修撰、朱學勤補輯《彙刻書目初編》，上海：千頃堂書局，1919年12月，卷16，頁1。

<sup>41</sup> 引述自朱偉東〈《石倉十二代詩選》全帙探討〉，《文獻季刊》2000年7月，第3期，頁213。



<sup>42</sup>，卷帙較為零落，但他指出《浙集》8卷、《閩集》7卷、《社集》28卷，此三集卷次未刻。他說：

八集數冊及《社集》全部，其卷數尚為墨釘，未刻。——明詩初集每卷皆附原籍舊序或傳，次集之下均無之。又一集之中，往往卷數多重複。為例甚不純。當是未加整理之作。<sup>43</sup>

從馮、鄭二氏的觀察與紀錄，明詩選的後半部應該還有許多詩稿在刻字、逗版、試印與裝幀的階段，而非可以發行販售的「成品」。如果再核對《中國古籍善本總目》、《中國叢書綜錄》、《明代版刻綜錄》<sup>44</sup>等書目，存書紀錄不同，分別為1207（存939）、1255、1263卷。復旦大學古籍所朱偉東先生曾經做通盤的考索，除《九集》11冊、《十集》4冊以外，「大陸實際存世的確切卷數應比939卷要多一些<sup>45</sup>」，也沒有辦法確定全書卷數。茲將卷數參差的《明詩選》部分，列表如下：

---

<sup>42</sup> 鄭氏所得《石倉詩選》，現藏於北京國家圖書館。

<sup>43</sup> 鄭振鐸《劫中得書記》，收在《西諦書話》，北京：三聯書店，1983年10月，頁337-338。

<sup>44</sup> 《中國古籍善本總目·集部·總集》，北京：線裝書局，2005年，頁1726上；上海圖書館編《中國叢書綜錄》2，上海：上海古籍，1986年2月，第2冊，頁1543；杜信孚纂輯《明代版刻綜錄》，揚州：江蘇廣陵古籍，1983年5月，卷4，頁47下。

<sup>45</sup> 朱偉東〈《石倉十二代詩選》全帙探討〉，《文獻季刊》2000年7月，第3期，注5，頁219。



版本 篇目	明史 藝文志	四庫 全書	禮親王	馮貞群	鄭振鐸	善本 書目	叢書 綜錄	朱偉東
初集	86卷	86卷	86卷	86卷	85卷	86卷	86卷	86卷
次集	140 卷	140 卷	140 卷	140 卷	129 卷	140 卷	140 卷	140 卷
三集	100 卷	N	100 卷	100 卷	23卷	100 卷	100 卷	100 卷
四集	132 卷	N	132 卷	132 卷	130 卷	131 卷	132 卷	132 卷
五集	50卷	N	52卷	52卷	28卷	50卷	50卷	52卷
六集	100 卷	N	100 卷	100 卷	86卷	66卷	100 卷	100 卷
七集	N	N	100 卷	100 卷	N	22卷	N	100 卷
八集	N	N	101 卷	101 卷	59卷	13卷	N	101 卷
九集	N	N	11冊	11冊	N	N	N	11冊
十集	N	N	4冊	4冊	N	N	N	4冊
續集	N	N	10冊	10冊	45卷	N	51卷	51卷
再續集	N	N	9冊	9冊	N	4卷	34卷	34卷
三續集	N	N	5冊	5冊	N	15卷	13卷	13卷
四續集	N	N		4冊	N	N	9卷	9卷
三四、 四五續 集	N	N	1冊	N	N	N	N	N
五續集	N	N	3冊	3冊	N	N	6卷	6卷
續五集	N	N	N	N	N	1卷	4卷	4卷





五六續集	N	N	1冊	1冊	N	N	N	N
六續集	N	N	N	4冊	N	N	2卷	2卷
閩秀集	N	N	N	N	N	1卷	1卷	1卷
社集	N	N	10冊	10冊	28卷	13卷	28卷	29卷
南直集	N	N	8冊	8冊	N	N	35卷	35卷
浙集	N	N	8冊	8冊	8卷	N	50卷	50卷
福建集	N	N	8冊	8冊	7卷	1卷	96卷	96卷
楚集	N	N	4冊	4冊	N	1卷	19卷	19卷
四川集	N	N	1冊	1冊	N	N	5卷	5卷
江西集	N	N	1冊	1冊	N	N	5卷	5卷
江右集	N	N	1冊	N	N	N	5卷	5卷
陝西集	N	N	1冊	1冊	N	N	3卷	3卷
河南集	N	N	1冊	1冊	N	N	1卷	1卷

(N 為無資料)

由於《明版刻綜錄》與《中國叢書綜目》卷次登錄只有微差，不另列出。觀察此表，《八集》以前並無疑義，《九集》、《十集》尚未分卷，所以稱「冊數」。《續集》至《六續》，應為增補各集之用；而《三四、四五續集》、《五六續集》、《續五集》，是三個難以理解的命名方式。以下為地域選集，分別為《南直》、《浙集》、《福建》、《楚集》、《四川》、《江西》、《陝西》、《河南》八個地區，《禮親》、《叢書》、《明版》三書目以及朱偉東擬定「足本的群目」，多《江右》5卷。《江右》實為《江西》，不宜誤判。經此比對，所認定《石倉詩選》的總數，豈非得再減5卷？

最後，還有以詩社社群的《社集》28卷，以性別社群的《閩秀》1卷，需要辨正。詩社社員可能橫跨各省藩籬的聚合，但詩





人專集也可以歸入籍貫之中；如果此「社」係指曹學佺的南京、杭州、福建的詩社活動，也可以將作家作品分別選入《南直》、《浙集》、《福建》之中，難道是合輯之作嗎？體例不馴，可能是書商取得學佺家中藏稿，囫圇雕版之故。而朱偉東文中多加《社集》1卷，不知何故？

至於《閩秀》1卷，朱偉東以《福建集》第15、16卷題有「石倉十二代詩選閩閩秀集」，則孤單的此卷，「也許可窺知」係在《福建》96卷之中。這個推斷有些大膽<sup>46</sup>。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目》中記載，曹學佺選《古詩》、《唐詩》，有崇禎四年（1631）自序；選《宋詩》、《元詩》、《明詩》，有崇禎三年（1630）自序<sup>47</sup>。可知此書開始編纂的時間點，但何以至亡國殉身有十五年的時間，曹學佺並沒有增加任何序跋、註記，而放任書商自由加刻，造成續集以後的卷帙大為混亂？

儘管這套選集的卷帙如此凌亂，仍然是龐大的修書工作。晚明文人士對於各代詩選的編刻與閱讀，有如此強烈的嗜好。而詩人人數之多，著述之富，也是歷代所罕見。真所謂到達了「文學大眾化，大眾文學化」的地步！如果能仔細檢閱此書，相信能夠提供古來詩作版本校讎的機會，可以探討明代刻書以及詩學發展的盛況，也可以間接理解中國詩學的源流與傳承的意義！

<sup>46</sup> 朱偉東〈《石倉十二代詩選》全帙探討〉，《文獻季刊》2000年7月，第3期，頁。

<sup>47</sup>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目》，台北：明文書局，1984年12月，集部·總集類，頁440右。



## 五、結論

有關文學史重新書寫的討論，近年來已有王鍾陵、龔鵬程、陳國球、王宏志、陳清僑、陳平原等人，從不同的角度，來建構新論<sup>48</sup>，也注意到地域文學的研究。

陳慶元撰寫《福建文學發展史》之後，明確的標舉「地域文學研究」大旗<sup>49</sup>。台灣范宜如<sup>50</sup>也以地域文學觀念檢視吳中文學發展。各地大學均有成立地域文學研究中心，如江西贛南師範學院成立「江西地域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架設網站、出版叢書，並舉辦學術研討會<sup>51</sup>。

至於曹學佺的研究，也在這股地域文學的討論中，變成熱門話題。舉凡生平事蹟、思想主張、著述與影響，均有專文探討。浙江大學李梅、福建師範大學陳超，在2006、2007年之間，分別以相同的題目，完成碩、博士論文。福師大方寶川、陳慶元兩位教授更是曹學佺研究的先鋒，復旦大學的朱偉東教授也有很好的成績。

由於曹學佺詩文集尚未有「全集」出版，對研究者較不利便。幸虧近年來《續修四庫》與《存目》、《禁燬》、《禁燬補編》等叢

---

<sup>48</sup> 王鍾陵《文學史新方法論》，蘇州：蘇州大學，1993年8月。陳國球、李宏志、陳清僑合編《書寫文學的過去：文學史的思考》，台北：麥田，1997年3月。陳平原《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南寧：廣西教育，1999年3月。

<sup>49</sup> 陳慶元《福建文學發展史》，福州：福建教育，1996年12月。另有《文學：地域的觀照》，上海：上海遠東，2002年12月。

<sup>50</sup> 范宜如，《明代中期吳中文壇研究：一個地域文學的考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論文，2000年。

<sup>51</sup> <http://dywx.gnnu.cn/Webs/Article/Show.asp?ID=160> (20100612)



刊的影印出版，加上日本內閣文庫藏本的影印，以及極為方便的電子檢索系統，讓曹學佺研究變得容易而可行。

而曹學佺相關友人的文集，如《徐燧集》、《謝肇淛集》、《筆精》等等，均由福建省文史研究會收入「福建叢書」，陸續出版中。唯一遺憾的，《石倉歷代詩選》一直沒有完整的整理，否則對明代詩學與作家作品的理解，必然有很大的幫助。

目前有關曹學佺生平論述，目前多半強調晚明的政治社會背景，或觸及學佺耿介的性格、官場職務的成就，以及人事之間的讒毀、傾軋。如果能夠詳讀其文集，相信可以發現作為文人的胸襟，以及令人欣羨詩酒相酬、吟風賞月、藏書、讀書、刻書的愜意生活。閑散的南京職場，正可以啟發詩人，並成為萬曆以後南京詩壇最後的主事者。而這些詩文酬酢，卻可以勾勒出晚明豐富的文人交誼與寫作活動，復古派、吳中詩派、公安派、竟陵派的詩人可以並駕齊驅於文壇，並不如目前文學史所論，有「水火不容」之勢。

在文化論述為主流的時刻，學者關注晚明各階層人士的生活動態，其實可以將注意的焦點移往詩文創作的流行現象，發掘這些可以「彰顯文學意義」的活動，相信可以為曹學佺重建生平傳記的敘述，也可以發現曹學佺主盟於晚明詩壇的事實，相信可以增富晚明文學史的論述。

有關曹學佺思想主張的研究，集中在「儒藏」編纂的呼籲。廿一世紀初北大、川大開始競爭，川大首先成立「儒藏網」。2006年4月，北大主盟編纂委員會，第一次全體舉行會議，邀請季羨林為名譽總編纂，湯一介、龐朴、孫欽善、安平秋先生為總編纂。此年，北京大學分別與日本東方學會、二松學舍大學、韓國成均館、成均館大學、越南河內國家大學協商合作編纂《儒藏》的「域外文獻」<sup>52</sup>。2008年8月，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已經選出經

<sup>52</sup> 胡仲平〈儒藏工程大事記〉，光明日報，2009年08月31日。另見



部 187 種、史部 54 種、子部 83 種、集部 127 種，以及出土文物 10 種，合計 451 種（含存目 15 種）。還定期出版《儒藏通訊》，並建構網頁<sup>53</sup>。儘管《儒藏》的編選有正反意見，但不能否認的，清乾隆間周永年（1730-1791）承接學佺主張，因此引發了《四庫全書》的編輯，頗能見功<sup>54</sup>。

除此之外，學佺對詩學的主張，推崇初唐詩，事實上對當時代盛唐格律詩文體流於形式與空洞化，做了深切的反省。我個人以為，歷經宋元四百多年，語言的使用已經有很大的變化，要能要能敏銳的掌握韻腳、平仄，追蹤唐音，傳承唐詩，以使用河洛語的閩南人最為優勢。復古派係「模擬古人神氣」，漸為絕學；而「格調」模擬之說，漸漸成無法理解的虛應的「格式」，終為講求自抒胸臆的「性靈」所奪。「性靈」理論一出，神氣、章法、音韻的揣摩，都成了明日黃花；才情、性情、靈性的展現，在世俗的喧擾中，也都成了壁上之花。禮失求諸野，當然只有從武夷山屏蔽，仍保有「唐音傳承」的閩人來探求了。此所以曹學佺研究，可以帶出區域文學的探討，相信都是值得深思追索的議題。

---

光明網 [http://www.gmw.cn/content/2009-08/31/content\\_972236.htm](http://www.gmw.cn/content/2009-08/31/content_972236.htm)

<sup>53</sup> 儒藏編纂中心網址：[http://www.ruzang.com/ft\\_default.asp](http://www.ruzang.com/ft_default.asp)

<sup>54</sup> 盧芳玉〈善本掌故：周永年與《四庫全書》的撰修〉，《人民日報·海外版》，2008年12月3日，轉引自平和書院  
[http://www.pinghesy.com/data/2009/0109/article\\_4523.htm](http://www.pinghesy.com/data/2009/0109/article_4523.htm)，2009年1月9日。

